

其三，直过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位于滇西的怒江大峡谷长达600多公里，两岸高峰耸立，连一小片平地都很难找到。就是在这样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生存着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等多个直过民族。

直到2015年，云南直过民族地区232.7万人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66.75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28%，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一次惊人的跨越

漫长的历史上，直过民族仿佛生活在凝固的时光中，社会发育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结束了被土司、军阀等压迫奴役的岁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迈入新时代，直过民族正在实现从千年贫苦向全面小康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

“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今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

虽然生活在偏远的边疆，但直过民族一直牵动着党中央的心。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5年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小康。

驻村帮扶、对口帮扶、东西协作……来自四面八方的帮扶资源向云南直过民族地区集聚，汇成一股强大的暖流。

每个直过民族村寨，都有驻村帮扶干部们忙碌的身影。在布朗山上的拉祜族村寨曼班三队，村民大多不会说普通话，勐海县专门派了4名会说拉祜语的干部驻村。扶

贫队员李伙保被村民们尊称为“老师”，为了帮助村民扫盲，他在村里开办了夜校，从数字、拼音开始一点点教起。“前段时间我的学生扎培学会了用手机发信息，收到他的信息后我高兴了很久。”李伙保说。

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口帮扶单位中国工程院的科学家们与拉祜族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自2015年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领团队驻扎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帮扶指导拉祜族群众发展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等扶贫项目，村民有了技术难题都可以直接向院士请教。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拉祜人种出的马铃薯个头比以前大了好几倍，过去冬天的闲田变成了高产田。

云南怒江与广东珠海，相距近2000公里，但东西扶贫协作让两地距离缩短为“0”。去年8月，珠海市语文老师杜虎来到怒江州泸水市格力小学支教。普通话水平“一级甲等”的他开办了怒江州首个小学校园广播站，选出18名学生担任播音员，指导他们发音、咬字。每到傍晚，学生播音员清脆的声音都会在怒江大峡谷间回荡，傈僳族学生们的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

一个光明的未来

从“人类童年”迈进新时代，如今的直过民族有了和他们的祖辈完全不同的命运，光明的未来正在向他们招手。

2016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实施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安居工程、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6大工程，总投资343亿元，以确保直过民族聚居区66万多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几年来，一栋栋安居房在直过民族村寨拔地而起，一条条硬化路通到了村民家门口，一个个特色扶

贫产业在大山里落地生根……仅以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乡为例，去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1757元。

28岁的怒族青年和志青是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出的第一名大学生。2008年，他考上了云南省内一所高校的本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全村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一位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还拿给他5元钱。

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和志青原本可以去大城市工作，但他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家乡的大山养育了我，我也应该为家乡做一份贡献。”他说。

2017年，云南省政府发布的文件提出，将逐步在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聚居区实行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14年免费教育。“现在孩子们的条件比我那时好太多了，相信他们会比我有更好的未来。”和志青说。

云南红河学院的杨六金教授致力于研究布朗族莽人。1989年，他到深山老林里的莽人村寨调研时，整个寨子连一口完整的锅都没有，村民基本全年都是吃野菜度日。

“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完全没想到。”杨六金说，在政府的帮助下，莽人从原始森林里搬到了山下的新房子，每家每户学会了种菜，甚至连洗脸、刷牙、洗澡这些事也都是帮扶干部一件件教会的。

和曾经的莽人一样，斯里兰卡的古老民族维达人至今仍以狩猎、原始农耕为生。中国对直过民族的精准帮扶引起了斯里兰卡等国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中国政府做得非常好，我们回去后也要向政府建议，学习中国的模式。”在杨六金教授带领下参观完焕然一新的莽人村寨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拉玛尼博士说。

李自良 伍晓阳 庞明广 杨静